

12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

俄 苏 文 学



春风文艺出版社

第12卷 俄苏文学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ISBN 7-5313-1360-X/I · 1207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
SHIJIEWENXUEJINGPINDAXI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第 12 卷 俄苏文学

责任编辑: 邵 光 封面设计: 尹怀远 版式设计: 庆昌 责任校对: 唐惠凡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编 110001)

字数: 480,480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frac{7}{8}$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 2 次印刷

印数: 3,500-9,500

(全 20 卷) 精装定价: 320.00 元

前 言

古希腊、古罗马的史诗、神话与悲剧，古代印度和中亚的史诗与经典，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著，18、19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杰作以及面目一新的20世纪现代文学思潮，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文学……构成了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宝库。然而，人的生命有限，寸阴寸金，穷毕生精力也难以尽览天下奇书。面对这卷帙浩繁、瑰丽壮观的文学宝库，无论何人都有一种力不从心，望洋兴叹的遗憾；而利用有限的时间，阅读最杰出的作品，尽量把握世界文学的全貌，就成为广大读者的共同心愿。

在过去的百多年中，一些有识的学者曾为读书人列过许多“一生的读书篇目”。在这类“推荐书”中，以美国学者费迪曼的《一生的读书计划》最为著名。费迪曼在这部著作中向读书人推荐了一份大规模的读书计划。他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采取与读者作对话的形式，为读者精选并评介了一百多种古今世界名著。其内容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传记等，始于荷马，迄于现代。每篇用几百字的篇幅勾勒出作品、作家的轮廓。费迪曼撰写此书的意图是为读者献上一把开启世界文学宝库的金钥匙，请读者自己去挖掘这无穷的宝藏。

然而，费氏的《一生的读书计划》也有着他的局限，这一点连费氏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撰写《一生的读书计划》时，尽管费迪曼尽全力站在客观的角度上筛选篇目，但终因全部篇目只是由他一个人完成，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好恶，在潜意识中发生作用。除此之外，费迪曼的《一生的读书计划》最大的缺憾还在于他遗漏了东方的伟大著作。在《一生的读书计划》里，既没有《摩诃婆罗多》、《沙恭达罗》，也没有《源氏物语》、《古兰经》，甚至更没有泰戈尔和川端康成。这样一来，费迪曼献给读书人的不过是一把钥匙残缺的金钥匙。为了弥补以往同类书的缺憾，我们在编写这部书的时候，聘请了国内公认的外国文学权威作顾问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专家为编委，共同拟定入选篇目。然而，要想使这几百部书适于各类人选择阅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这部《世界文学精品大系》所开列的书目实际是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晶。

很少有人能以自己一生的时间读完《世界文学精品大系》所开列的全部书目，但是，这部《大系》却可以告诉你哪些书是最值得一看的。编写《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的目的，就是帮助读者用最经济的时间与精力翔实地了解世界文学宝库的概况，然后有目的有选择地确定自己一生的读书计划，帮助每一个读者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尽量享受人类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让世界文化传统中最伟大的作家所思考、所描写、所探索的一切逐渐充实我们的心灵。

好书可以使平凡的人伟大起来。“好书往往像助产士那样，从头脑内部昏暗沉静的角隅，取出蜷缩如胎儿的事物，辉煌于阳光之下。”《世界文学精品大系》所开列的每一部书，都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流露着真诚和博爱。这些书一旦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就会长驻你心中，发挥强大的作用，会使你生活得更美好更充实。如果一生中读了很多趣味不高的平庸作品，却没看过几本《世界文学精品大系》中的作品，那么，这将是一种遗憾。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尽管规模恢宏，但它仍属一部普及性读物。这部书的对象大致是那些未曾读过几部“最好的书”，而又希望自己的精神逐渐充实高尚起来的文学爱好者。此外，那些读过许多书，但仍想开拓思想、情感新境界，开拓知识领域的较成熟的文学爱好者，也是这部《大系》的受益者。总起来说这部书的受益对象是所有想改变自己“平庸的过去”的人。

收入《世界文学精品大系》中的古今三百余位作家的四百余部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人类世界最好的艺术珍品。世界上真正物美价廉的东西不外乎是一部好书。“好书不会沉默，不会一时性地满足人的心理。它甚至可以说是不朽的，而且对三四代以后的子孙们也有益处。花在书上的金钱不会令人觉得是无谓的花费。好书即使不是你的，也是你的孩子与朋友的。”（费迪曼）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会使每一个人得到满足。看到她就像看到三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整整齐齐地排在书架上一样——“请别让过去停留在那儿，让她成为你现实的一部分吧。”

为编写好这部《世界文学精品大系》，在国内外国文学专家学者帮助指导下，我们组织了作家、翻译家、高校教师通力合作，进行具体的缩写、辑稿工作。

在确定篇目时，我们一方面从文学史的高度纵览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以开阔的视野考察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学发展现状，突出最杰出的作家作品的重要位置与文学发达国家的丰硕贡献；另一方面也适当地照顾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作家与作品，使入选篇目更加全面与均衡；此外，在强调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作品审美价值与可读性。

在精选与缩写上，我们是将短篇小说、抒情诗、散文、寓言等全文入选；中篇小说较短者全文选入，较长者则按比例缩写；长篇小说根据不同情况，按10：1到20：1的比例缩写；戏剧除少数全文选入外，大都改写成戏剧故事；长叙事诗多以概括全诗内容提要，再加重要篇章摘录的方式选入。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入

选作品都尽量做到忠实于原著，保持原著的内容与风格，使读者即使在看到缩写作品之后也能同样获得如同读原著所产生的艺术享受。

由于国内读者们对中国作品比较熟悉，所以《大系》未将其包括在内。

组织编写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学文库，在我国出版史上并不多见，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希望得到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使其更为完善。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1991年7月28日

目 录

俄苏文学

俄罗斯森林	列昂诺夫	1
毁 灭	法捷耶夫	35
青年近卫军	法捷耶夫	48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	72
静静的顿河	肖洛霍夫	99
特瓦尔多夫斯基诗选	特瓦尔多夫斯基	205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	雷巴科夫	225
围 困	恰科夫斯基	276
日日夜夜	西蒙诺夫	399
岸	邦达列夫	423
灾难的标志	贝科夫	452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瓦西里耶夫	473
记忆的审判	伊萨耶夫	487
一日长于百年	艾特马托夫	504
叶夫图申科诗选	叶夫图申科	524
活着，可要记住	拉斯普京	537

俄罗斯森林

列昂诺夫

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1899—) 生于莫斯科。1915年开始在报上发表诗作。1920年参加红军,从事新闻工作,复员后回到莫斯科,为《红色战士报》撰稿,同时作钳工。自1922年起成为专业作家。其作品题材广泛,具有哲理性和心理描写细腻的特点。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獾》、《贼》、《通向大洋的道路》、《俄罗斯森林》,剧本《侵略》,电影中篇小说《马克—金利先生的逃亡》,中篇小说《叶甫盖尼娜·伊万诺夫娜》,政论《战争年代论文集》、《在我们的时代》、《文学与时代》等。

列昂诺夫继承了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契诃夫、亚·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的优秀传统,并继承、发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原则。

列昂诺夫是苏联著名的老一辈作家,长期担任苏联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苏联科学院院士,是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曾获得五枚列宁勋章。

《俄罗斯森林》1957年获列宁奖金,小说通过维赫罗夫和格拉齐安斯基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者形象,满怀激情地表述了对爱国主

义、民族性格、人类未来的理解。作家更把殷切的希望、优美的感情倾注于代表光明的青年一代——波丽娅、瓦莉娅、谢廖沙等形象之中。故事情节起伏跌宕，贯穿着略带感伤的离合悲欢。

列车正点进站了，月台上却不见瓦莉娅的影子。除了妈妈，瓦莉娅是世上最体贴她、关心她的好人了。苏维埃国家的大学生能出什么事呢？月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经冷落了，而瓦莉娅却还是没有来。

波丽娅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到住处去，她有瓦莉娅的地址。她怎么都抓不牢坏了提手的皮箱，想拿起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两只手是不够用的。要不是从火车上跳下一个浑身油污的小伙子，跑过来帮助她，她的东西准会丢掉一半。那人的工装上别着团徽，看样子不像搬运工。离开延加河以后，波丽娅已经习惯于事事顺利了。救援者是个少有的沉默寡言的人。一方面，这确实很好，因为多余的表白会使任何义举顿失光辉，可是另一方面，即使是出于礼貌，他也该问问她的姓名，或者至少问问她到首都做什么来了。

八楼单元的门没有上锁。不过在波丽娅把东西一件件地搬进前室的过程中，却没有人受到惊动，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波丽娅顺着楼梯向下冲去。午休时间电梯暂停工作。两位女友在三楼平台上相遇了。她们搂着肩膀，回到了八楼。“原谅我，”瓦莉娅说时，怀着母爱看着女友。“你知道，选我当了支部书记，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真不巧，今天特别忙。”

尽管瓦莉娅是比亲姐妹还亲的人，可是波丽娅开纸包时，还是提心吊胆，害怕瓦莉娅会对她的礼物报以善意的讥笑。瓦莉娅立刻明白了一切，把波丽娅的礼品紧紧地贴在胸前。那是一束用糖果匣上的彩带扎在一起的普通野花：一枝莫斯科见不到的白花苜蓿——这里只能见到成捆的苜蓿草，可是从来没有苜蓿花；一

朵尖细瘦弱的金丝桃；一朵快要打籽的猪鼻花；一枝纤细如丝的猪殃殃，此外还有几十种来自俄国大自然的可爱又可怜的小花儿。它们既是家乡温柔的祝福，又是永世不渝的爱的信物。瓦莉娅把脸埋进花束，蒙古式的眸子里饱含着笑意——只有这时，她的眼睛才充满女性的诱人力量。野花虽然有些枯蔫，可生命并未离去，黄鼠狼花的金色花蕊里蜜滴晶莹，维斯卡草仍然是那么柔弱缠绵，羊胡草尚未失却绒缎般的针茸。

“你真是好人，”瓦莉娅说完，赶忙咬住下唇，朝窗口转过头去。她用湿润的双眸盯着地图上一个小黑点儿，似乎要一直望穿家乡的土地。

“罗季昂挺好吗？”瓦莉娅小心地问。

“还不错，愈来愈瘦了。临分手时，我跟他彻底吵翻了，”波丽娅赌气地说。

“你们吵嘴的事，下次再讲吧，”瓦莉娅打断对方，站起身说。“你今天有什么计划？愿意跟我一块到生物站去吗？”

“我想去买些东西，”波丽娅推辞说。

波丽娅除了想逛逛莫斯科城外，还有一桩心事，是去拜访一次父亲。她甚至没有见过他的照片，而妈妈呢，显然不愿重提往事，对于女儿一向守口如瓶。不过，学术杂志上那些数量不多但是充满敌意的文章可以说明，父亲是一个阴郁的、落落寡合的、思想陈旧的人，根本不理解当代林学的任务……上帝保佑，那些遭到批判的谬误和偏见可别是他有意干的！可以想象，准是他的乖戾反常导致了家庭的破裂。波丽娅从来不想深入了解疑雾重重的家庭历史，只是毫无保留地站在母亲一方。母亲虽然是区医院的医助，一个默默无闻的劳动者，但却受到大家一致的尊敬。波丽娅对父亲的印象，除了来自报章杂志，也还有童时的片断记忆，就像那夜空中转瞬即逝的电光。

波丽娅顺从着延加河人所特有的执拗天性，跨过长满碧草的圆石小径，上到了二楼。她准确无误地——尽管这违背一切逻辑

定律——选了一家最不显眼的门户，掀动门上的电铃。波丽娅看到的是身材矮小，还算年轻，或者说看不出年纪的女佣人。

“啊，好漂亮的小姑娘……是找伊凡·马特维伊奇补考的吧？”驼背女人态度和蔼地猜测着，一面抹掉手臂上的肥皂沫。“不过，咱们的教授前天跑到土拉森林保护区去啦，还带着一帮学生呢。”

也好，将计就计吧：隐姓埋名，看完就走算了，最初那些计划已经不翼而飞了。

“是的，我刚刚入学……”波丽娅点头应道，尴尬地笑着。

“波丽恩卡……你干吗不直接跟我说，你就是波丽恩卡，啊？”女人柔情地责怪说，很怕吓着神色慌张的小姑娘。“你真的认不出我啦？我是塔伊西卡呀，伊凡·马特维伊奇的姐姐……塔伊西卡，忘了？”她希望用自己的名字唤醒波丽娅对第一个保姆的依恋。“乖孩子，你住在哪儿？……莫不是在别人家找宿？”

“不是，我和女朋友住在一起，老相识了……”波丽娅低头说，回避着塔伊西卡的目光。

波丽娅来到屋里，看着毕业照里面十五年前维赫罗夫的照片。他是一个身材不高、面孔清瘦的人，按照林业工作者的老传统，蓄着尖细的山羊胡。又浓又长的眉毛，似乎因为突然闪光的东西面而上扬着。他一点儿不像波丽娅想象中的那个面目可憎、脑满肠肥的维赫罗夫。

“我问您，他从前戴眼镜吗？……金边的？”

“从来没戴过。咱们维赫罗夫家的人，个个都是好眼力，用不着戴什么玻璃镜子。”

“像框是他自己做的吗？”

“不，不是他做的，是他儿子谢廖沙做的。莲诺奇卡走后不久，谢廖沙就来到了他家。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跟你同庚。”

现在，姑母马上就要揭开记忆中最后一幕了。她会合盘托出波丽娅父母散发着陈腐气味的隐私。这太可怕了，波丽娅觉得一阵窒息，伸手抓起了帽子。

“好孩子，哪怕再来一趟呢，”分手时塔伊西卡用央求的口吻悄声说。“那会把老头子乐坏的！”

波丽娅走后，过了一个小时教授就回来了。姐姐一直到晚间都没敢把女儿来过的事告诉他。一生历尽艰辛的塔伊西卡，现在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弟弟。她关怀他，保护他，用她自己的话说，想让他少糟点心。早在弟弟当帕舒京纳林务官时，一别十五年的姐姐，为了弄点木料修理行将倒塌的克拉斯诺维尔旧居，来到了弟弟家里。那天，她为给单身汉伊凡钉扣子，一直忙到深夜。结果，她就留下来。每到晚间，塔伊西卡都要到弟弟的书房里谈上几句，明天该吃什么，有时也聊聊别的。如果没有值得一提的事，他们就按照廷加河老鞑靼户人的习俗，静静地坐上一会儿。收了螟蛉义子谢廖沙之后，这个老习惯没有改变。或者说，正是这些共同度过的夜晚，使三个不同来历的人溶成了一个和谐友爱的家庭。

“说吧，有些什么新闻？”弟弟问道。

只有格拉齐安斯基中午来过，打听主人上哪儿和做什么去了。他早已不是维赫罗夫的挚友了，尽管勉强可以算是故交。这在人们年事渐高时，是很常见的事。他俩都是1908年进林学院的，本应同期毕业。但是，维赫罗夫1911年曾被驱逐出境两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完成学业。

两人一直处于异常密切、尖锐，有时甚至是剧烈的矛盾之中。在他俩著名的论战中，维赫罗夫一直处于守势，态度消极，看不出和对手一决雌雄的愿望。连林学界都已经习惯于一种传统，就是每当维赫罗夫出版一部巨著，格拉齐安斯基必然拿出一篇具有沉重打击力量的批判文章。要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不对伊凡·马特维伊奇的新作发表见解，别人决不敢在学术刊物上擅自撰写评论。同维赫罗夫别的温和而有分寸的批评者相比，格拉齐安斯基是最凶猛、最活跃、最了解内情的人。他确实取得了赫赫战果：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伊凡·马特维伊奇的名声没有一天清

白无瑕过。

“我跟你正经的，”她认真地劝弟弟说，“你那位可恶的好友，我觉得比豺狼还要狠毒。”

“怕狼就别进林子！早些年，林务员为什么要穿军装呢，就因为他们是守护森林财富的人，跟当兵打仗差不多，当兵打仗，害怕怎么能成。”伊凡接着问道：“有人从家乡来吗？要不就是收到信了吧？”

这一来，塔伊西卡想隐瞒的，再也藏不住了。她只好快快不乐地把波丽娅来过的事说了出来。伊凡·马特维伊奇坐到姐姐身边，拉起她的手，一句一句地追问着，直到姐姐把一切说完为止。维赫罗夫终于意识到了，是的，格拉齐安斯基那些揭露他的文章，女儿可能都读过。女儿是会认为他维赫罗夫从事的是可疑的、对国家有害的活动的。

和敌人不同，莫斯科没有用虚声恫吓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迎接战争的开始。但只是在一个月以后，战争才真正地逼近了莫斯科。那是一天清晨，莫斯科郊外升起一团墨黑的乌云：敌人第一次空袭，引起了费里区油毡纸厂一场大火。紧接着是第二次空袭。空袭后，莫斯科表面上似乎平静如初，但是，在它的古老石墙内，一种新的、严苛的、使人负起更大责任的气氛出现了。

空袭期间，波丽娅不像瓦莉娅那样每天到楼顶上值勤，而是整天呆在楼下防空洞里。她发现一位面孔清瘦，具有教授风度的老年人，整个空袭期间，他一直坐在角落里的一只电灯下，手拿本书，时时在页边上记些什么。波丽娅对他产生了好感，觉得教授是这里唯一能够为她授业解惑的人。

有一天，他们恰好坐在一起。波丽娅不失时机地向教授提出了一个比一个更有分量的疑难问题。后来，教授问道：“您的尊姓大名怎样称呼？”

“就叫我波丽娅好了……”波丽娅真挚地抬头看着教授，“您

是怎么称呼的？”

他的名字和父称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姓氏是：格拉齐安斯基。对波丽娅来说，这真是一项意外的收获，命运使她毫不费力地结识了最著名的林学巨擘——波丽娅父亲的主要仲裁人。他一定会帮助波丽娅拨开迷雾，洞悉名声可疑的维赫罗夫的历史。

波丽娅没有向他说实话。她平素最痛恨说谎，要不是她急于探听父亲的底细，她是绝不会这样做的。

“哦，我拜读过您的文章，是关于那个学者的……他叫什么啦？……就是那个打算把俄罗斯森林封锁起来，不让人民使用的学者。”

“啊，您指的是我早年同维赫罗夫的论战啊……”教授得意地笑了。“我的那些……不成样子的东西，怎么会被您看到啊？”

“让我说吗，那是……很有力量的论文。不过我有一点不能理解：我们国家怎么会产生那样的人，吃着苏维埃的面包，可是自己却……”

格拉齐安斯基对波丽娅不加掩饰的冲动，表示了异常的同情。

“听我说，聪明的小姑娘，我们生活在充满变动和改革的美好时代，两大敌对势力没有进入最后的公开决战之前，阶级斗争有时会采取无奇不有的形式。不应忘记，敌人丧失了直接损害我们的可能。在我们巨大的创造性工作的压力下，即使有些可能，他们也不会成功，因此他们只好求助于隐蔽狡猾的方式。其中较为常见的是以学术思想形式出现的，所谓的不自觉的谬误。那个维赫罗夫正是一个对独立思考有着惊人癖好的人。人民事业的规模愈是宏大，离经叛道的思想就愈是危险：失之厘毫，差之千里……您说对吗？我的朋友？”

这是格拉齐安斯基对维赫罗夫的最后裁决。他流露着无能为力的惋惜和悲哀。波丽娅觉得，为父亲进行辩解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那天晚间，波丽娅一直在考虑父亲的事，没有注意到外面的轰炸。现在，她突然看到了，人因为恐惧面瘫成一团是什么样子，——例子就是眼前这个格拉齐安斯基。

第二天，两位女友刚刚看剧归来，警报器就吼了起来。皓月当空，看来将有一场猛烈的空袭。波丽娅今天主动上了楼顶。她穿着短皮衣，戴着防毒面具，一爬出天窗，就给瓦莉娅看到了。

“波丽恩卡，你该知道，我一直耐心等待着，坚信你的自豪感会战胜一切……”瓦莉娅不可能想到，波丽娅其实是不想跟格拉齐安斯基躲在一块了。“武装起来吧，拿着，铁铲，钳子……拿着呀，那种东西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你总不能空着两手去扔它呀。扔下去以后，有人会处理的。”

“有一点，”波丽娅忍不住追问道，“要是它直接掉到我的头上呢？”

“那你就……”

莫斯科南郊地平线上闪亮起射击的火舌，然后是轰隆隆的爆炸。轰炸声愈来愈近了。尽管四周仍然是一片死寂，但是波丽娅明白了，所有的“断崖绝壁”上面都布满了人。他们准备用肉体去迎接来自空中的打击。

黎明在即，暗蓝色的天幕下，东方现出一抹红霞。一场噩梦结束了。晨曦中的首都静谧安详，处女般的凝重娇好。要不是莫斯科河彼岸仍然浓烟滚滚，简直找不出夜战的痕迹。

“我看你呀，干得满不错嘛，这可太好了，”被誉为排弹能手的瓦莉娅夸奖道。“混战之中，最危险的还是咱们自己的高射炮弹片。你没擦伤吗？”

“我没想到弹片的事……不过说实在话，瓦莉娅，我真希望这一切快些结束！”

随着战线的延长和死亡的临近，德国法西斯的伤亡愈来愈惨重了。处于敌人疯狂压力下的苏军指挥部，竭尽全力遏制着敌人的进逼。失败的痛苦和对历史性危险的意识，使人民奋起了，燃

起了游击战的烈焰。征服者夺取一座炮火纷飞的俄国村落，常常要付出在西方夺取一座城堡的代价。莫斯科完全适应了战时体制，夜间执勤成了人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天色一黑，波丽娅就随着瓦莉娅到楼顶上去，毫无勉强之意。她们都学会了不戴手套，趁翼片没有烧热的时刻排除燃烧弹的本领。从八层楼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城郊大路上正在逼近的战火。

高考已经临近了。但是波丽娅并没有临摹石膏塑像，或者复习十年级的功课。她整日在莫斯科河旁蹉跎徘徊。现在她第一次认真思考：既然格拉齐安斯基说维赫罗夫的书只能使年轻一代误入歧途，那干吗还要不断地出版它们呢？那些林学专家们干吗不和格拉齐安斯基一道打倒维赫罗夫，反而吞吞吐吐地为对方辩解呢？还有，要是维赫罗夫具有哪怕一点点苏维埃人的荣誉感的话，他干吗不给诽谤者几记耳光，教训教训他，不许他含沙射影、恶语伤人呢？……即使触犯治安法也是值得的嘛！……波丽娅猜想，这里一定藏有不可告人的隐秘。为了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波丽娅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向知情人求教。当然，格拉齐安斯基除外，因为波丽娅一想到他，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憎恶。百般无奈的波丽娅只好把希望再次寄托在塔伊西卡身上。她决定再去同塔伊西卡推心置腹地谈谈……只要能够取得进展，即使把妈妈牵涉在内，她也在所不惜了。父亲家里没有电话。波丽娅多次往林学院挂电话打听维赫罗夫的行踪，直到得知教授离开莫斯科，到乌拉尔某自然保护区出差之后，她才开始行动。

当侄女站在门外时，塔伊西卡既没有呜咽啜泣，也没有扑上来拥抱——这都是波丽娅最担心的事，相反，她面放异彩，全身一震，抓起波丽娅的手就往里走，似乎只要一松手，就会把波丽娅再次丢失一样。

“你爸还得和上次一样，听说你来过，又该后悔不迭了……波丽恩卡，你得原谅他，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很少在家，守林人嘛。”

“没关系，还有机会……”波丽娅含糊其词地说，竭力避开无